

通鑑紀事本末敘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憐。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窺而櫛。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之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憊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闢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敘。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

第一冊

卷第一上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卷第一下

秦桀亡秦

卷第二上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第二冊

卷第二下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南粵稱藩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縱

卷第三上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卷第三下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感神恠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第三冊

卷第四上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卷第四下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卷第五上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第四冊

卷第五下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卷第六上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卷第六下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第五冊

卷第七上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卷第七下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卷第八上

宦官亡漢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第六册

卷第八下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卷第九上

曹操篡漢

第九卷下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第七册

卷第十上

吳蜀通好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卷第十下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孫琳逆節附

卷第十一上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第八册

卷第十一下

晉滅吳

羌胡之叛樹機能 齊萬年

陳敏之叛

卷第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第九册

卷第十三上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 父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卷第十三下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氐據仇池

卷第十四上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第十册

卷第十四下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卷第十五上

江左經略中原

桓溫伐燕

桓溫滅蜀

桓溫廢立

卷第十五下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苻秦滅涼

苻秦滅燕

第十一册

卷第十六上

慕容叛秦復燕肥水之役慕容滅西燕 姚萇滅秦

卷第十六下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卷第十七上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第十二册

卷第十七下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禿髮據廣武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卷第十八上

馮跋滅後燕

蒙遜滅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卷第十八下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第十二册

卷第十九上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傅廢立

彭城王專政

卷第十九下

宋文圖恢復

宗愛逆節

太子劭弑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卷第二十上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第十四冊

卷第二十下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弑

卷第二十一上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卷第二十一下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第十五冊

卷第二十二上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叉幽后

六鎮之叛

卷第二十二下

元顯入洛

元魏之亂

卷第二十三上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北齊

宇文篡西魏後周

第十六册

卷第二十三下

侯景之亂

卷第二十四上

梁氏亂亡陳霸先篡梁附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奔齊陳伐齊附

卷第二十四下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衰

第十七册

卷第二十五上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卷第二十五下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卷第二十六上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第十八册

卷第二十六下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卷第二十七上

唐平東都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竇建德

唐平隴右薛舉

唐平河西李軌

卷第二十七下

唐平河東劉武周

唐平江陵蕭銑

唐平江淮杜伏威
沈滂與

唐平山東劉黑闥

李子通
輔公祏

卷第二十八上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卷第二十八下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卷第二十九上

貞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第二十册

卷第二十九下

吐蕃請和

第十九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卷第三十上

武韋之禍

卷第三十下

太平公主謀逆

第二十一册

卷第三十一上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宇文融

楊氏之寵

楊慎矜 章堅

卷第三十一下

安史之亂

卷第三十二上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張后 程元振附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元載專權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

第二十二册

卷第三十二下

兩稅之弊

裘延齡姦蠹

吐蕃叛盟

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第二十三册

卷第三十四上

任文用事

憲宗平蜀劉闢

憲宗平吳李絳

魏博歸朝田弘正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卷第三十四下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河朔再叛

卷第三十五上

南詔歸附

宦官弑逆甘露之變附

第二十四冊

卷第三十五下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裘甫寇浙東

卷第三十六上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卷第三十六下

吐蕃衰亂唐復河湟附

蠻獠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第二十五冊

卷第三十七上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卷第三十七下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卷第三十八上

諸鎮相攻

朱溫取淄青

第二十六冊

卷第三十八下

朱溫篡唐崔裔誅宦官附

郢王篡弒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卷第三十九上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帝附

王氏據閩中

卷第三十九下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第二十七册

卷第四十上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卷第四十下

後唐滅梁

卷第四十一上

莊宗滅蜀

鄴都之變李紹琛之叛附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兩王篡殺附

第二十八册

卷第四十一下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唐

范楊之叛范延光 楊光遠

卷第四十二上

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汴京附

三叛連兵

卷第四十二下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世宗征淮南

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一上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烏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螻蟻蜂蝨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

且城厚完。襄子曰：民能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產醴，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筮，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